

從《造萬物》古歌看布依先民對神的認識

王偉

（編者按：王偉修士為布依族人，現就讀於北京中國神哲學院。王修士對探索中國少數民族古文化中有關神的概念甚有興趣，他的另一篇文章「試從拉納『先驗啟示』的視野看西部民族的創世觀」，已於本刊一九九六年二月第十六卷總第九十一期刊登，該文與本文互為表裡，敬請讀者一併參考。）

在世界各民族浩如繁星的文獻中，有許多驚人的相同處——神創造了萬物的說法。無論是「蒙昧」的部落或是「開化」的民族，都有一個世界來源的

圖像。它與世界各民族的史前文化都早已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全人類的心靈苗圃幾乎普遍受其雨露的滋潤。

然而，生存在地球每個角落的衆多民族，都流傳著同樣的創世觀，這決不是偶然的。這裏，除了人類遵循著共同的規律（救世工程藍圖）在發展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：人類在一個偉大的啓示者那裏得到「知識」。《造萬物》（註一）就是布依族先民對世界的識和宇宙萬物的折射。

《造萬物》古歌是布依族先民敘述布領（神）創造天地萬物的整個過程。古歌共三千四百四十四

行，系統地反映了布依族先民對宇宙萬物來源的詮釋，傾注了布依族先民的觀念和意識。整首古歌可說是一幅宏闊的「宇宙譜」（註二），閃爍著先民樸素的宇宙觀和人類起源觀的光華。

萬物的興起顯示了神的光榮，那麼，布依族先民對神創造天地萬物是怎樣解釋的呢？

古歌中第一節唱道：「從前古時候，古老那些年，世間沒有地，世上沒有天。」（註三）

在布依族先民看來，世界並非原來就有，而是「布領來造天，他是哪個生？布領來造地，他是哪個養？」（註四）的反問式重複渲染，結果是在「紅綠光之前，布領本無源」（註五）的自生者，是永恒的，不言而喻，他不是哪個生，不需哪個養。整個古歌幾乎唱的是布領創造天地萬物的經過。在歌中，天地、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、鳥獸魚蟲、花草樹木、人間年月等，都是布領創造的。這裏，先民的認識並宣講是神（自有者）創造了宇宙世界，布領（神）是世界的本源。

在古歌中，布領沒有用什麼質料來創造世界；他從虛無中造了萬物。他對「沒有天和地，只有清氣」（註六）混沌黑暗的宇宙「哈了三口氣，天地兩分開」（註七）就使天地形成了。接著布領又「哈了三口氣，日月星辰空中撥」，「哈了三口氣，山川河水繞開來」，「哈了三口氣，鳥獸林中在」，「哈了三口氣，遍地百花開」（註八）這樣，布領就造了天地萬物。從此可見，它與《聖經》（創世紀）的敘述是毫無差別的，那麼，「布領」是造物主了？《聖經》告訴我們，只有造物主才能創造天地萬物，只有造物主才能使「無中生有」，「天主是從虛無中創造質料，創造世界萬物的」（註九）

關於人類的起源：原始初民對人類自身的來源是極為關注的，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人類起源的解釋，而布依族先民對人類的來源看法上，非常接近《聖經》創世紀天主造人的事實。布領造人時，拔下自己的頭髮，「哈了三口氣，林中男子獨徘徊。」

就很生動而形像地相似《創世紀》中，「讓我按我的肖像造人」（創一：26），「人單獨不好，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。」（創二：18）這的確是異曲同工的真實。不難看出，人類只有在一個偉大的超然者啓示下，才有如此相同相映的意識觀念。

「是超自然的存在用某種方式創造了宇宙。」（註十）

同時，造物主也給予了不同民族與不同的啓示，神學家卡拉納（Karl Rahner）解釋為：「先驗啓示」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並且，從《聖經》的啓示中我們知道：人生來就具有關於神的基本知識，即「神的自然知識」。超然的力量（神）才是人類和宇宙萬物終極原因。對於布依族先民來說，最初對神的認識是模糊而散亂的，因此，對於象徵的符號（凝聚）就有差異。

至於布領造天地萬物時，用「三」的語句；也不是什麼神秘的符號，而是布領以相應當時布依族先民吉祥的數字「三」來代表他的大能。直至今日，

現代的布依人仍認為「三」是一種能達到預期效果的象徵。藉此，就有現代布依族學者引用了「數是萬物的本源」（註十一）為論據（指唯物論觀）。很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跟《聖經》上天主造萬物的「說」相近，是用在動詞上的。

布依族先民對於自然觀認為：自然界的一切在布領創造後都是永恒的，萬物在空間的彼此並列的運行秩序，是在外力（布領）推動下而永遠的運動著，那麼布領是怎樣「支撐」宇宙的呢，布領又住在哪裡？古歌記述道：「在遠遠的宇宙間，在遙遙的蒼穹裏，飛來一團紅東西，『呼呼呼』地飄，由東向西飛，在蕩蕩的蒼穹，在空空的宇宙，飄來一個綠塊塊，『呼呼呼』地飄，由西向東游……」（註十二）

這「紅東西」和「綠塊塊」顯然是先民把抽象引為具象的「實體」，可想而知，布領造了天地萬物後並不是袖手旁觀的，而是他無處不到（無處不在）。他創造了一切，他亦掌管一切，法國哲學家

伏爾泰說：「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器，機器匠就是天主，天主創造了宇宙，制定了宇宙的規律，並給宇宙以第一推動力。」他創造了萬物，他也監護著萬物。

《造萬物》古歌是布依族先民最初對宇宙形成的記述，也就是對天主最初的認識，歌中絕大部分內容反映了人類童年世界的解釋，它描繪的世界最初的圖案（神的救世啓示）是在布領的推動下運行的。宣揚的是布領偉大的功勞，也是潛在中讚揚天主拯救人類的光榮。

關於「布領」之名：古歌中創造者以「布領」之名記述。但在布依語中，「布」即「人」，「領」即「應驗的，付諸行動的」之意，布依族的諺語中說：「能歌善舞是美者，說到做到是能者，」很可能表達原生意識的意思，可見先民是把造物者神人化了，這是無可挑剔的。讓我們來作一下猜測：我們知道，最初人類對於神存在著極大的依賴性，總把希望寄托於「現實」。就此，他們就自身的體驗

以具象的歌唱出來，用句通俗的話說，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，怎樣「合理」就怎樣說，也就沒有什麼推理而言。那麼，先民敘說的「布領」這一偉大的創造者就是造物主，因為只有造物主才能創造世界，先民對於自身的存在認識是布領創造而得以生存，「宇宙間除了天主之外，沒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天主那裏得到存在。」（註十三）

在《造萬物》古歌中提到造物者「造物」的意義雖然只有零星簡單的句子，但先民是在一種啓示中完成了傳承下來的「系統意識」，即造物過程中完成了傳承下來的「道生萬物」、「太極生萬物」的化生說，反之使「創造」這個觀念更有明顯的意義。

綜上所述，筆者認為最初布依族先民是在啓示功能與理性思維混雜在一起的，但以理性為主。也就是說，先民不知從何處著手探索造物主「造物」的意義，從而對大自然（造物主的作品）且敬且畏中逐漸演化為「萬物有靈」的結果，但有一個不容

否認的事實，就是靈魂不滅的觀念仍根植於布依世代的意識中。這在布依族的祭祀文化中很明顯的表達（不同於其他民族）出來。

對於「布依族靈魂不滅的真實性」（載於《布依學研究》第四集），本人曾作過粗淺的論述。深信靈魂不滅就是堅強了人的生存價值和對神的依恃情感，凝聚起以「尋根」為軸心的生命向心力。總之，在靈魂不滅的意識觀念中賴以生存的「布領」後裔，將回到他們羊棧內。

註釋：

- 一．《民間文學資料》第64集。
- 二．《美學》卷三下冊，頁105--106，「黑格爾對宇宙的認識」。
- 三．同註一。
- 四．同註一。

五．民間口傳，因《民間文學資料》涉及觀點（無神論）所限而刪去的。

- 六．同註一。
- 七．同註一。
- 八．同註一。
- 九．《西方哲學史》（上卷），頁325。
- 十．《文化人類百科辭典》，頁255-266。
- 十一．《西方哲學原著選讀》，頁18。
- 十二．同註一。
- 十三．《西方哲學原著選讀》，頁219。